

语法“突变”的一个例子

—连词“就”的由来

孫錫信*

<目次>

- 一. 序
- 二. “就”的用法
- 三. “就”的来源
- 四. “即”的用法
- 五. 总结

一. 序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语言内部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变化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其中词汇变化最快，语音次之，语法最慢，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语法变化的模式是“渐变”，而不可能是“突变”。

我们不怀疑绝大多数语法演变的情况都是渐变的类型，但是有没有“突变”的例外情况？比如人生下来都是或为男或为女，但世界上却有极个别的例外，即个别特殊的人生下来后却既带有男性的性征，又带有女性的性征，这就是例外。例外的产生不等于没有产生例外的原因，所谓“两性人”可以从医学和遗传学上找到解释。语法演变中的例外情况难以从一般的演变规律中找到答案，但可能有其他的因素造成这种特殊的变化。让步连词“就”的产生和运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外情况。

www.kci.go.kr

二. “就”的用法

在现代汉语里“就”有动词的用法，副词的用法，还有连词的用法。动词“就”、副词“就”都各有好些义项，即有几个意思，这几个不同意思之间不是毫无关联的，其中一个意思是先产生的，而后在这个意思的基础上引申出另一个或几个意思，然后又由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引申出其他的意义。这就是近引申和远引申的词义演变规律，通过词义的繁衍，最后构成复杂而又完整的词义系统。

如动词“就”自古就用，有“走上”、“靠近”、“接近”的意思，“就位”、“就座”就是用的这个意思，这是先出义；而后引申出“到、开始从事”的意义，如“就业”、“就职”、“就学”等；然后又引申出“靠着”、“依顺”的意思，如“就近”、“就便”、“就手”；再引申出“凑着”、“搭着”的意思，如“稀饭就咸菜”；最后还产生出“完成”、“成就”的意义，如“功成业就”、“写就一篇文章”。

再看副词“就”。在副词“就”的诸多义项中，最先产生的是表示“时间短”的意思，比如“我这就来”；由表示“时间短”发展出表示“前后两事紧接着发生”的意思，如“我说完话就走”；再引申出“事情发生得早”的意义，如“我昨天就到了”；于是又可表示“事情原来如此”，如“我就知道她来不了”；也可表示“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如“我的书就在抽屉里放着”；进一步又引申出“只”、“仅”的意思，如“就剩下半个小时了，快走吧！”

连词“就”比较单纯，只有表示让步一种用法，相当于“纵然”、“即使”，也就是说它只有这一种语法意义，比如“你就再便宜，我也不想买。”连词“就”经常说成“就是”，如“日子就是再苦，我也跟着你。”接下来的问题是动词“就”、副词“就”、连词“就”之间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这三个“就”是否有共同的来源，何为“源”，何为“流”，从“源”到“流”是如何演变的。

三. “就”的来源

“就”最早只用作动词。《说文解字》：“就，就高也。从京、尤。尤，异于凡也。”《广韵》：“就，成也。迎也。即也。”段注说：“皆其引申之义也。”可知“就”的本义是“就高”，也就是“到高处去”或曰“走上”。古籍中这种例证很多，如“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史记·刺客列传）“走上”当然就会“靠近”，所以“就”首先引申为“接近”、“趋近”的意思，例如：“金就砺则利”（荀子·劝学）。“就”的动词用法后代一直沿用，直到现在，如“就位”、“就学”。“就”的副词用法是从动词“就”发展出来的。发展的第一步是动词“就”从“就高”义引申出“趋向”、“靠近”义：

水就湿，火就燥。（易·乾）
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

前一例“就”表“趋向”义，后一例“就”表“靠近”义。“就”后面带名词时表示“接近某地或某人”，而后面跟上动词时则表示“趋”、“往”义。如：

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人之志，若何？（左传·僖公33年）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孟子·公孙丑下）

后代沿用了此用法，如：

恂勒兵入见使者，就请之。（后汉书·寇恂传）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就请”意为“往请”，“就拜”意为“往拜”。由于“就”与后面动词紧相衔接，表示“就”和后面的动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两个行为，其中“就”的“趋、往”义仅是附加的

意义，而后一动词才是主要意义。“就+动词”格式连用既久，“就”的“趋、往”义便逐渐淡化而仅表示时间短暂（相当于“遂便”），于是“就”便渐渐虚化成为一个副词。

副词“就”的产生有多人进行过研究，梅祖麟认为是在元代，曹广顺认为在宋代，李宗江认为可以上推至唐代。现举南宋例看“就”的运用：

上幸秦桧第问疾，桧朝服拖绅无一语，惟流涕淋漓，就手解红帕赐桧拭泪。
（三朝北盟会编）

若心粗只从皮肤上绰过，如此行权，便就错了。（朱子语类）

相比副词“就”，连词“就”出现得要早约700年，副词“就”出现于南宋（约12—13世纪），而连词“就”出现六朝时期（约5世纪初），请看例句：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做三公而已。（同上·辛毗传）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文心雕龙·序志）

“就”的连词用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动词“就”的词义引申、虚化而来的吗？我们找不到这种演变的线索、轨迹。是从副词“就”而来的吗？但副词“就”比连词“就”晚了近700年，解释不通。

“就”有没有别的用法，并由此发展出连词用法的呢？历史上确实用过介词“就”，出现于六朝时期。如：

洪将家丁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曾传，裴注引《魏略》）

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世说新语·德行）

“就”介绍出动作行为的对象如“就温（桓温）”，或处所如“就车中”。介词“就”在唐末时运用甚多，但到元明以后逐渐少用，而且局限于表示动作行为的范围，如：

武松就血泊中雙手來提時，那里提得動。（金瓶梅1回）

现代汉语中介词“就”基本不用，偶或用于表示动作行为范围。如：

我今天就这个问题谈两点意见。介词“就”跟让步副词“就”的用法相去甚远，其间也没有发展变化的线索可循。至此，连词“就”根本无法从“就”本身的发展找出它由来的踪迹，我们只好另求出路。

四. “即”的用法

汉语里与“就”用法相似的还有一个“即”字。“即”具有动词、副词、连词等多种用途。作动词的如：

即有邵家室。（诗·大雅·生民）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始也。”（礼记·仲尼燕居）

前例郑笺曰“就其成国之室”孔疏曰“后稷就而有之”。此“即”乃“靠近、趋近”义；后例“即事”乃“行事”、“开始从事”之义。作副词的如：

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史记·李广传）

“即”作连词有几种用法，有表承接的，如：

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此例“即”与“则”相通，起承接作用。有表假设的，如：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战国策·秦策）

“即有所取”意为“如果有所取”。有表让步的，如：

公子即合符，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史记·魏公子列传）

“公子即合符”意思是“公子即使合上虎符”。

“即”的副词用法来自动词，连词用法来自副词，从动词“即”到连词“即”有一条连续虚化的链条贯穿：

外动词（接近）——内动词（就是）——副词（就）——承接连词（则）——假设连词（若）——让步连词（纵然）

“即”的整个虚化过程早在先秦已经完成，多种用法汉代已很普遍。而“就”却没有这样的虚化链。但“就”与“即”却在动词用法上相通。《说文解字》释“即”云：“即，即食也。”徐锴曰：“即，就也。”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卫风·氓）

郑笺：“即，就也。”《广韵》：“即，就也。”“就，即也。”二动词均表“趋向、接近”义，因此常可通用。如：

即位～就位 即席～就席
即食～就食 即事～就事
即景～就景

“即”、“就”互训通用的事实及习惯导致人们将“即”的让步连词用法转嫁到“就”上，这种现象可称之为“错项移植”。比较：

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略》）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后汉书·荀彧传）

按“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句法，后句应作“即能破之，尚不可保”，但此处“即”换用了“就”，从而使“就”也具有表示让步意思的连词用法。

五. 总结

所谓“错项移植”是语法成分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语法现象，它涉及到相关的两个成分。设若甲成分有a、b、c、d等项用法，乙成分有A、B、C等项用法，由于A=a、B=b、C=c，于是产生类推作用，甲的d用法可能会转移至乙，以致乙也产生出甲的d用法，这就是错项移植。错项移植之所以能成立，应有一定的机制在起作用。

1、认同心理的作用

“认同”应是有某种基础的。两个成分如果词义相异，用法迥别，不可能被认同；而两个成分意义相近，用法相同，就可能被认同为性质、功能相同的成分。

错项移植与一般的语法化过程不同。一般语法化进程往往是一个实词由于词义的引申变化、语法位置的变迁移动而导致实词虚化，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错项移植不表现为这种渐变的模式，它带有跳动感。这种跳动感在“就”用作让步连词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就”的让步连词用法无法从动词“就”、介词“就”、副词“就”找到由来的踪迹，只能从“就”自身变化以外去找原因，这似乎是不合理的，但又在情理之中。因为语法变化是语言运用之中产生的变化，变化的途径可以是实词的语法化，但也可能是别的途径。错项移植就是一条这样的途径。这正如我们今

天也会听到“我也很女人嘛”、“很母亲地说，孩子，千万保重啊”（《亲正》阿成著，《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读你的表情”之类的话语。“很女人”的说法是基于女人温柔妩媚的联想，“很母亲”的说法是出于母亲总是疼爱子女的考虑，我们决不会去找“女人”、“母亲”怎么由名词语法化为形容词的线索；同样，“读你的表情”也不会引起我们探讨“读”的词义如何由口读“引申”为眼看的兴趣。“很女人”、“很母亲”、“读表情”之类只不过是一种用法的移植，并没有太深奥的道理。只是此类移植除了在修辞上可以叙述一番外，在语法上并不表示实质性的变化。

2. 句法格式的移用

如果本来同义的两个词，由于词义引申演变的关系，其中一个词虚化为一个语法成分，而另一个并未发生相同的虚化，那么这两个词出现的语法环境必定会产生差异。如“被”和“受”本来都表示“蒙受”义，“被”后来虚化为被动句的标记，而“受”没有发生类似的虚化，因此“受”一般不出现在“被”出现的环境，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在形成差异的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语法环境即句法格式移用的情形。就“被”而言，“被”从南北朝时就产生了“被……所……”的句式（《颜氏家训·杂艺》：“常被元帝所使”），应该说“被……所……”式是被字句的一种格式。由于“被”和“受”原来都有“蒙受”义，“受”因“被”的影响，偶尔也会用到“被”的语言环境中，下面一例“受……所……”就是“被”的语法格式移用于“受”而产生的句子：

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
（金史·卷113）

不过这种移用并未持久，这是因为“被……所……”式（此前还有“为……所……”式）毕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句式，“受……所……”式仅是昙花一现的移用而已。

句法格式的移用是从某一语法成分选择语言环境而言的，反过来，从语言环

境选择语法成分的角度来说未尝不可以认为是句法成分的移用。所以上面的例子，也可以说是“受”移用于“被……所……”的格式。

句法格式和句法成分的移用不同于一般的词语在句中句法位置的变化。词语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可以因其与其他词语的关系和配置而发生转移。比如“就”作动词用时往往后面跟上名词（就位、就职），随着“就”使用范围的扩大，“就”还用于动词前（就戮、就见），此时“就”的动词义还未丧失；不过这种语法环境的变更使“就”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为“就”从动词虚化为副词创造了条件。“就”的这种变化是在“就”自身运用和发展中发生的，变化的轨迹是词义由实变虚，这正是一般语法化必经的途径。而“就”从表示“接近”、“趋近”义变为表示“纵然”、“纵使”义，从用于动词、名词前一变而用于复句的前一分句前，跳跃的幅度非常大，这种变化不能从动词“就”的演化中找到根源，而是在用·表示“纵然”的地方换用了“就”。“就”从动词一下子变成为连词，似乎不可思议，似乎不合语法渐变的规律，但从“就”与“即”的历史关联看，又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语言运用的主体是人，某种语法变化初始时就是人运用语言的产物。这种变化如果不被人们容忍、接受，那就不能得到普遍的运用，遭到淘汰的厄运，如“受……所……”、“遭……所……”的句式；反之，如果对某种变化，人们不仅容忍，而且仿习，越用越普遍，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合理的。“就”用作让步连词就属于此类变化。

3、类同虚化的趋势

汉语中先后有“即”、“便”、“就”三个词由动词变为副词、连词，尽管各自演变的途径不同，但从变化的结果看，三者是一致的。这三个词存在历时替换的关系，表明这三个词的虚化是类同的。需要说明的是：(1)类同有共时和历时之分，“即”、“便”、“就”的变化是历时的类同；(2)类同不是指变化的模式完全相同。“即”从动词变为副词和连词是词义引申、语用扩大的结果，而“便”、“就”并不完全如此，它们只在演变的某一阶段与·相重，当“便”、“就”的演变发生断裂时，因受

“即”用法的影响, “便”、“就”跳过某些阶段, 而与“即”再度会合。这种虚化的模式虽然特别, 仍应认为是类同的虚化。语法变化有以类相从的趋势。语言中某一个词发生语法变化后, 与其意义、功能相似的词在相同的句法条件下可能发生同样的语法变化。以类相从的语法变化造成某种语法意义和语法关系可能同时由不同的语法成分来担当的现象, 这就有可能使语言中出现冗余的语法成分, 这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于是在词语运用中, 用进废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竞争的结果是有的词语在语言里牢牢生根, 有强大的生命力; 而有的词语或者昙花一现, 或者运用一时便告引退。语法变化就在这种竞争中展现出推陈出新的面貌。

< 参考文献 >

- 太田辰夫, (1957) : 中国语历史文法, 中译本, 蒋绍愚、徐昌华修订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梅祖麟, (1984) : 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 《语言学论丛》第13辑。
 曹广顺, (1987) : 试说“快”和“就”在宋代的使用及有关的断代问题, 《中国语文》第4期。
 李宗江, (1997) : “即、便、就”的历时关系, 《语文研究》第1期。
 洪波, (2000) : 论平行虚化,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 巴蜀书社。

< 국문 요약 >

소위 “錯項移植”이라 함은 어법 성분이 발전하는 과정에서 양산되는 어법 현상으로 이는 서로 관련된 두 가지의 성분에 영향을 미치는 것이다. 만약 甲성분에 a, b, c, d 등의 용법이 있고, 乙성분에 A, B, C 등의 용법이 있으면 상호 유추작용을 하여 A=a, B=b, C=c가 된다. 甲의 d용법은 乙로 전이되어 乙用 역시도 甲法の d 용법을 만들어 내는데, 이것이 바로 錯項移植이다. 이것이 성립되면, 심리적 인정 작용, 구법 형식의 전환 이용, 동류 허화의 추세 등의 기제 하에서 사용되며, 본 논문은 “就”의 용법, “就”의 기원, “即”의 용법의 분석과 상호 비교를 통해 이를 고찰하였다.

중심어 : 錯項移植, “就”의 용법, “就”의 기원, “即”의 용법